

XI FANG REN WEN JING DIAN
西方人文经典

文学的故事

(美) 吉尔·摩西/著
石井/译

*The story
of the literature*

東方出版社

*The story
of the literature*

文学的故事

[美] 吉尔·摩西/著

石井/译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故事/吉尔·摩西著,石井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

ISBN 7-5060-2024-6

I. 文… II. ①摩…②石… III. 文学史-世界-通俗读物

IV. F7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1420 号

文学的故事

WENXUE DE GUSHI

[美]吉尔·摩西 著 石井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990毫米×730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300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 7-5060-2024-6 定价:2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 人类童年的呀呀之语——文学的起源 / 5

第二章 东方,博大而神奇的文化 / 10

第三章 犹太人的圣经 / 29

第四章 古希腊文学 / 37

第五章 古罗马文学 / 64

第六章 但丁及其《神曲》 / 95

第七章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 / 104

第八章 19世纪以前的法国文学 / 114

第九章 古典时代之前的德国文学 / 142

目 录

第十章 19 世纪以前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学 / 147

第十一章 19 世纪以前的英国文学 / 169

第十二章 19 世纪及以后的英国文学 / 207

第十三章 19 世纪的法国文学 / 222

第十四章 19 世纪的德国文学 / 243

第十五章 19 世纪的斯拉夫文学 / 255

第十六章 文艺复兴以后的意大利文学 / 266

第十七章 近代西班牙文学 / 270

第十八章 荷兰与法兰德斯文学 / 273

第十九章 斯堪的纳维亚文学 / 275

第二十章 美国文学 / 281

序

把全世界至今为止依然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学书籍介绍给读者，是本书的目的。重要价值的含义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应当让每个人自己回答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应该取决于一致的公论。然而，“公论”也并不那么肯定。在许多读者看来，有价值的作者和书籍难以胜数，因此我们承认许多有价值的作品未曾出现在本书之中，或者只是草草带过。读者们常常会看到，一本自己认为很一般的作品取代了心爱的某部作品的重要地位。这是难以避免的，这倒是很可能引发关于文学和其他艺术的讨论，并使参与者兴致勃发。

本书在选取评介的著作、作品所占的比例以及对作品所做的评判等方面，都是作者的个人见解。由于个人爱好和鉴赏力的差异，这些观点难免失之偏颇。本书的许多观点的确是出于本人的一孔之见，慧眼如炬的读者自会公正地指出：与其称这部书为《文学的故事》，不如说是“评论偶尔读到的作家的作品”。的确如此，其他书籍、著名的批评家和历史学家们使我获益匪浅，博览群书的朋友们对我也大有教益。我在这里要向下列各位致以诚挚的谢意：路德维格·卢因森博士、安东尼奥·卡利特里博士、A.H. 赖斯教授、欧内斯特·博伊德、A.T. 巴尔诺博士、亨德里克·房龙博士、比特·桑伯恩、霍华德·欧文·杨、托马斯·R·史密斯、科姆罗夫、雨果·克努森等。书稿中的许多错误之处有赖于他们的指正才得以改正，本书的主要问题是文学史究竟应当包含什么这个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因为他们才得以



澄清。比如,正是因为卢因森博士努力,本书关于德意志文学的部分才得以完成。

由于这部书是写给英语读者的,所以英美文学占了大量的篇幅,这使得其他国家和民族中许多丰富的文学受到了忽略。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匈牙利人或芬兰人可能要质问:“你在世界文学故事的大旗下,居然只字不提我们国家那些了不起的文学天才!”说完将这本书扔在一边。

我对此的回答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整体欧洲文学并不一定包含某些民族的文学,它们传播的范围仅仅局限于本民族语言的范围之内。这种封闭状态埋没了许多本该名扬天下的文学天才,这种损失是全人类的。我在和波兰人的交往中,注意到他们对本民族过去和现在的文学作品怀着虔诚和热忱,让人深信这些作品是伟大的,但是当这些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之后,世人只能管窥而无法得观全貌。在我的阅读范围里,我所了解的在欧洲享有广泛声誉的波兰小说家只有亨瑞·显克微支。有位匈牙利裔美国学者曾经告诉我,在美国人看来,那些世界级的作家中只有夏卡伊(Jokai)这么一个匈牙利人。《匈牙利文学史》是里德尔撰写的一部关于匈牙利思想文化的规模宏大的著作,对我们这些英美读者来说,我们对其中论述的那些重要作者的了解百不及一。

我举的这些事例,丝毫不想贬低波兰或匈牙利文学——那必定是荒唐的,我的目的只是意在说明这样有趣的事实:在欧洲纷繁的民族中,由于数个世纪以来的争斗,致使人们在思维方面如此陌生;换一种说法,人们之间的了解也仅仅是肤浅的。一个具备良好教育背景的匈牙利人当然了解法国文学;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国人对匈牙利文学却很可能一无所知。阿尔格·勃兰兑斯这位丹麦批评家及其信徒们是否精通丹麦语无关紧要,不过他们必须谙熟英、法、德和意大利各国的语言。在世界上流传甚广的那些语种的文学作品凭借的是语言上的优势,而且很可能因为这些依靠语言优势的文学的兴盛,才湮没了其他语种的最有价值的作品。但是,无论历经多少年,那些最有价值的作品终将跨越地域和语言的限制的藩篱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当然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许多出色作品都应该获得更大的声誉和影响。

由于本书并没有包罗万象的打算,必然要忽略许多民族、时代和众多的重要作家。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这么一个明确的动机——使本书具备完整、均衡的组织性。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本书有幸达到了这个目的。这部书仿佛一幅整体性的素描,并未对内容作精工细描,而是合理地把风景的整体轮廓勾勒出来。这就像从山河上方飞过的一架飞机上鸟瞰而得到的



整体印象,进入我们眼帘的显著特征是高耸的山脉和广袤的草原。至于山峰的高度,我们无法停下来——做精确的测量,也没法仔细地眺望宽广的草原。我们在莎士比亚那里只逗留了十五分钟——虽然真正去理解他可能要耗费十五年甚至五十年的光景。

假设莎士比亚并未把十五年或五十年中所有睡觉之外的时间都耗费在他自己及别人认为有趣的作品上,那么,普通读者还要阅读其他的著作,要做其他的事。那些埋首于汗牛充栋的书籍中的读者,最多也只是熟悉几千本书,并从中汲取一些皮毛的知识。而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这样的藏书机构里拥有数百万册的库藏。

这些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很容易找到。但是,我们内心的平静切切不可被这些浩如烟海的印刷品搅乱。绝大部分的书籍是重复、互相抄袭的,剽窃和抄袭现象——无论合法或非法的,简直俯拾皆是。因此,人类文明中最本质、核心的智慧也许就包涵在几千本书籍中。

如此看来,那些神乎其神的“博览群书”的神奇人物绝不是什么超人。因为孜孜不倦地披阅全部公认的典籍并非就是“博览群书”;往往只要研读其中的部分篇什就足够了。我结识的一位对文学非常精通的人,他从来不曾读过但丁,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阅读的计划。假如他没有阅读的欲望,或者在他阅读的经历中,没有接触但丁的缘分,他有什么必要非得去读但丁呢?他了解其他的大诗人就足矣。马修·阿诺德、叔本华还有其他一些高士采用这样一种严肃的态度:他们把所有白昼和黑夜的时间都用来阅读纯粹伟大的经典作品,并将其视之一种道德义务。依我看,这不仅不合理,而且是在践踏文学审美给人们带来的快乐。无论是博览群书,还是视野浅陋,让各自的兴趣、爱好和需要引导我们阅读吧。不妨让那些文学大师和权威专家们流连在图书馆里的廊柱之间。这看起来未免有点偏激,但这确实确实是我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信念。这个想法既来自我在为本书所作的长达几个月的准备之中,更来自这之前多年的阅读经历。每日沉浸在书海中并不是什么明智的举动。亚历山大·波普曾用辛辣的笔调讽刺过这样的人:“书呆子,孜孜不倦地装满一脑子糊涂而无用的知识。”我们最好不要成为他这样的书呆子。

我们还应该看到另外一点:假如把所有的时间都耗费在这些伟大的典籍上,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经典之外那些让人非常亲切的书籍呢?我们衣兜里所装的,准备随时翻阅的,往往并不是一些伟大的诗篇,而是籍籍无名的诗人的小书。既然是这样,究竟什么样的诗人才能算是大诗人,又有哪些诗人是小诗人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至今都难以回答。此外,



我们又该怎么看待那些深爱的、难以割舍的“零星书籍”呢？为了想在本书之中介绍《艾丽丝漫游仙境》和《摇篮曲》，我很多次想舍弃一些举足轻重的经典作品。伟大作品之中，有时缺乏优秀的小品中的精致之美。

如果你乘着一叶小舟出海、就要对能将你淹没的巨浪时时留神；如果你信马由缰，只是想在文学的海洋里稍作涉猎，那么，信手翻阅一些大大小小的书籍就可以了。不要将文学放在至高无上的圣坛上，但是也不要过于浮光掠影。文学用来讲述人类生活的故事可以是童话《鹅妈妈》，也可以是诗剧《哈姆雷特》，也许这些作品像是痴人说梦一样毫无实际意义，但是这些故事却是人类惟一能理解惟一感兴趣的。也许有一些最机智有趣的细节蕴含其中，因此能成为人们最伟大的亲切的精神伴侣；而束之高阁的则可能是一些博大精深的鸿篇巨制。我必须使我绘制的景象更加贴近现实，因此我才能达到在浩渺的文学之海中指明一条稍微合理的航线的目的，这样才能避免成为被人们视为有悖常理的异端邪说。但是，我依然有几点关于文学的思考并非只是个人的困惑，我忍不住想告诉大家：一、在偏僻的角落里可能有真正的宝藏，而并不一定在显眼之处；二、假如某一位名垂青史的大作家实在引不起您的兴趣，那么就绕开他吧，不要让他折磨您；三、有太多的书需要阅读——无论对哪个头脑健全的人来说，这都是件头疼的事。所以我们的阅读应当是愉悦的，或者为了满足某方面的好奇，这就足够了。

读书是一种艺术，一种优雅的艺术，这种艺术并没有其他艺术形式那么伟大、那么富有创造性，仅仅去阅读要比书写出一段优美的文字要简单得多。虽然如此，“在接受中创造”还是很有道理的。所有的艺术都存在这个环节之中——赏画者、聆听音乐者、阅读者就是创造者。本书是为这些阅读者而作。

吉尔·摩西

1924年圣诞于赫逊河畔哈斯丁斯

第 1 章

人类童年的呀呀之语——文学的起源

太初有道。（圣约翰）

当我们开始呀呀学语时，母亲总会吟唱一些歌谣，讲述一些神话故事给我们听，并用口述的方式教给我们良好的行为规范。在没有发明文字的时代，我们的祖先也是以心想口述的表达方式来从事文学活动。

如果我们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无数个世纪比作一座书塔，那么它无疑是高耸入云的，足以和当今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媲美。当人类进化成会说话、具有独立思想的动物以来，书塔最上面那本只有一两寸厚的书，代表了人类发明印刷机以后了解的所有印制书；下面的三四本书代表了那些用手书写的书，它们是羊皮和鞣皮质地的；往下的书刻在石头、木头和砖头上，大约有五六本；再往下的书则更古老朴拙，大约有三五寸厚，这些书都是一些符号、标记和图画，今天的人类依然无法破译它们。除了这些书以外，书塔剩下的部分则都是空白，原因是那些“书籍”消失的时间已经太久太久，或者根本就不以文字的形式存在。

由此可以推断，在我们想像的这座书塔之中，绝大部分不是由书籍构成的。即便那里曾经出现过一些形式的文学，我们也无法知道，仅仅只能作出“或许有”的推测。在这个漫长的“空白时期”，人们交流思想的方式是用口语。语言出现在书写之前，这个逻辑是合理的，因此，我们不妨在这儿提出一个似乎矛盾的设想：文学出现在文学之前。

思想是构成文学的素材之一，在书写产生之前，思想就已经产生和存



在了,我们能够想像——如果缺少想像,我们也无法看到这么多值得阅读的文字了——我们那些远古时期的祖先居住在洞穴里,他们围着火堆讲述关于大自然的神话、狩猎时遇到的野兽以及部落之间的战争故事……他们在讲述中将所有的知识、智慧教给自己的孩子,从而建立起了部落的风俗传统、宗教和法律。

这个结论是依靠一些证据推断出来的,这些证据虽然并不确定,但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它,因为它们和我们的信仰一样不容置疑。首先,我们知道的那些早期神话和传说,听起来并非那么幼稚和天真,反而显得非常成熟,其中蕴含了很多智慧,他们的出现,是历经几代人的积累和加工才能完成的,

短时间内几乎无法完成。此外,至今还有一些类似于我们远祖的原始部落人,生活在世界的一些偏远地方,我们把他们叫做“野蛮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居住在森林中的人。由于我们要比他们文明进步,所以总是认为自己更为优越,但实际上,一些非常渊博的学者深入了解这些野蛮人之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些故事和习俗,这些东西经过了几万年的时间才得以流传下来。虽然这些野蛮人能写的文字十分简单幼稚,但他们在言谈之中流露出的智慧显然比写出来的要丰富得多,我们可以想像,祖先也和他们一样曾经是野蛮人,所以,当文字还没出现时,他们只能心想口述地表达文学的基本内容。

尽管我们的祖先和现今的原始部落人所流传的神话很“成人化”、很复杂,并不显得幼稚,但这些未开化的民族有些地方和文明人相似,有些像他们养育的孩子。我们都是成长于口头文学的环境中,我们呀呀学语之时并不能懂得书本上的意思,因此,母亲总是给我们哼唱一些歌谣、摇篮曲,并讲述一些神话故事和良好的行为规范。现在,有不少人掌握的音乐知识很有限,就和年少时的我了解的语言技能差不多,我们能跟着交响乐





妈妈教我们唱歌

或歌剧哼唱几句，但不能像音乐家一样熟知复杂的乐谱。

书面语言的基础就是口语，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有语言。当人类还没有学会将记号刻在树上和洞穴的石壁上时，他们已经具有了用语言表达思想的技能，并一代代地传授下来。文字出现之前，积累知识的过程极度缓慢，人们的学习和实践一般需要不断地重复。我们只要想像一下，当自己学会了读书和写字，思维和语言能力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就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缺少学习和研究，就

读不懂 12 世纪的英文，哪怕那个时代有一个人复活，他的血管里流着和我们一样的血液，我们也无法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因为他看上去就是个来自遥远地区的异乡人。

但是，不管人们的口头语言怎样发生变化，甚至最后消亡，我们基本的生活准则依然通过父子、母婴的形式代代延续。人们也会特意保留一些美好的东西，比如坎都基和丹尼斯保存的一些长诗就是由山民们口授传下来的，依据推测，这些诗歌来源于他们的祖先从英格兰带回的古老歌谣。近代的研究者曾经记录了长诗的片断，然后将它们和古代歌谣的手抄本相对照，结果发现，虽然有很多诗句已经完全变了样，但毕竟没有消失在漫长的岁月中。现在的研究能够将过去发生的事情向我们展示出来，因此也可以证明，在远古时期的人们当中，和文学相似的某种东西极有可能发展得很兴旺。

在我们眼里，不会读书和写字似乎是种非常可怕的缺陷，但几个世纪之前的欧洲正处于黑暗的时代，很少有人接受过教育。那些活跃于政治、军事和商业领域的人们都有知识，但他们写不出自己的名字，完全是通过听、说的方式和人接触，并影响着和自己同时代人的心灵。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过度看重读写的能力，在这里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语言的重要性，就拿那些失去听力的儿童来说吧，不管他们是先天耳聋





的,还是幼时失聪的,他们从小就不能听见人们的语言,长大后的知识能力和没有受过教育的正常人相比,也有很大差距,聋哑儿童所欠缺的正是无意识的启蒙教育,而这些,大多数人在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前就已学会了。当然,近代教育专门设立了聋哑学校,这项崇高的事业也是教育中最美好的业绩之一,学校不仅教这些有缺陷的孩子学会读写,甚至还让他们学习讲话。本书讲述的并非是教育学,这个例子仅仅是为了说明语言的重要性。

即使人已经学会了写字,仍然需要不断地说话,书面上的思想和口头表达的思想相互影响,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无法判断哪一种表达方式更重要。一个人的思想如何能够进入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之中?这个问题是永恒的。

如果从广义的“文学”来看,即便是那些从来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是每天和文学形影不离,法国作家莫里哀已经在自己的喜剧作品《中产阶级的绅士》说明了这个观点,并对它进行了有趣的嘲讽。嘉旦先生是个中产阶级的绅士,同时也是个正派善良的市民,他希望自己和家人变成有教养的人,于是请来了一位老师。当老师给嘉旦先生描述散文和诗的区别时,他突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自己以前说的话都是散文,于是他欣喜若狂。

如果我们突然知道自己这辈子所说的话都是散文或诗歌,肯定也会觉得惊奇不已,不过,如果我们将“我们”看成整个人类,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那么这个说法无疑是对的。人类创作散文之前,应该需要创作、朗诵,并依靠记忆创作出诗歌,因为诗属于感性语言,散文属于理性语言,人们进行理性的思考之前,必须对某一事物有着强烈的感受。那些关于战争、英雄和宗教的故事,最初都是由作者以某种形式创作出来的,或者由祭司记录下来,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人们记忆。诗比散文更有韵律,它能在人的脑子里形成一种印象,散文则像耳旁风一样,听完就忘了,所以我们在一般情况下会觉得诗更容易记忆。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人类的幼年时期和文学的幼年时期有着某种联系:大多数孩子在组词造句、感受韵律方面和诗的距离更为接近。

因此,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我们心中,文学最初是从诗开始起步的。那些有灵气的诗人总是怀有一颗赤子之心,这颗心保留了一种类似于梦幻的童贞,也最接近生命的本意,哪怕他心中思考着无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孩子们远远所不能理解的。这个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几百年前的伟大诗篇和现代一些诗人的作品所具备的魅力

不相上下。从前的诗人会大声吟诵自己的作品,目的就是让人仔细聆听,并非仅仅是让人用眼睛观看,如果想充分欣赏近代的诗,也只能通过聆听的方式。莎士比亚所创作的戏剧是为了让人们在剧场里演出的,它绝不是供人们在书本里研究之用的。由演说和朗诵而发展出了文学的散文,听先于读,说先于写,写出来的语言也不过是说的延伸。《约翰福音》开篇的话就是“太初有道”,它可以适用于所有创造,因此,我们也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人类,因为人类既是思想者、说话者,同时也是写作者。



第 2 章

东方,博大而神奇的文化

愿“东方”和“西方”天衣无缝地融合其朦胧的光,就像生死之境一般,并扩展成无涯的书吧。(丁尼生)

世人所公认的文化发源地是东半球,这里产生的文学和西方相比,更能得到尊崇。我们应该知道,亚洲居住的人口占据了全世界的五分之三,甚至三分之二,亚洲和欧洲的人口比例在早些时候相差更大。一些已经消逝的记载表明,最古老的文明是在五大洲之首的亚洲,包括生命力已经延续至今的最古老的文明也出现在那里。如果将亚洲所有的思想汇集起来,我们会发现它非常复杂而令人尊崇,如果一个西方人想研究东方文学,就算他用尽毕生精力也只能了解一个支派的皮毛,即使只研究其中几个著名作家的作品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否则其得到的东西不过是梗概而已。杜威先生——美国的哲学家——就曾经风趣地说:当中国人开始阅读自己祖先知识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处于用石器互相砍砸的时期。

毫无疑问,这些令人敬佩的民族曾经给我们传授了很多知识和智慧,古时的西方文化受到东方文学的影响非常深刻,就和如今的西方科学深刻影响了东方一样。不过,古亚洲的各民族中只有大洲西部的人们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和文化,在我们眼里,东亚和南亚的民族直到近代仍被欧洲人当成居住在其他星球上的人,旅行者和商人在 18 世纪以前就将契丹、中国和印度的传奇故事带入了欧洲,但欧洲人对文学的兴趣显然没有



对丝绸和香料的兴趣那么大。19世纪中叶的西方人依然认为日本是一本没有翻开的神秘书。

西方人一直没有翻开远东古书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根本看不懂，直到近代才刚刚开始翻译工作，和一些为了交流文化思想而派遣学者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兴趣更多地投注到派遣军队去夺取都市。不过，我们也没有自我苛求的必要，因为那些承担了“白种人职责”——统治异教徒——的人们总是随身携带笔记本和辞典，另外，亚洲人也派遣了一些使者到西方，这些人不仅在政治、宗教和文学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而且精通我们国家的语言，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能够了解东方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学差不多都有东方语言的教授，为了丰富西方文学，一些诗人和作家相继到亚洲寻求灵感，或者翻译那里的作品，有时甚至是抄袭，这种做法已经蔚然成风。

我们在本书中不可避免地要犯下一个荒谬的错误，也就是无法采用公正均衡的原则来描述那些更古老、更发达的民族文学，有时可能同时描述四五个民族。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表明了我们非常的无知，另一方面，正好说明了文学世界是非常广博的。另外，由于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发展状况十分迅速，以至我们无法更多地顾及东方的悠久历史，只能怀着好奇心用短短的一章和虚心、坦诚的态度简单讲述一下中亚、南亚和东亚的情况，这样才没有违背中国古代的一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一、中国

中国的诗人将自己的艺术想像力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创作的优美诗歌能带给人们对美的愉悦感受，就和中国的象牙雕刻、绣花绸缎和瓷器一样。中国人表达自身幻想的一种手段就是文学。

中国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同时她的疆域也是最辽阔的，一些中国人和热爱中国的外国人觉得，现代社会的所有发明早就在中国出现了，虽然这是一个事实，但由于没有充分利用那些发明创造，因此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不过，中国人在公元前 700 年已经发展了一种传统文化，孔子是一名站在平民立场上说话的导师，他在这些方面和基督有些类似，宣扬的道德守则属于内敛式的，宣扬人应该抑制自己的欲望，并努力保持善良，促进世界的和平，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他致力于社会改造，目的是让政府能够逐渐得到完善，个人获得正义感，但他没有将自然作为思想基础。他说：如果良心能够支配个人行为，那么魔鬼就无法存在了。孔子崇尚中庸，善于自省，他的这两点和苏格拉底等古希腊哲学家有些相似。他不仅提倡谦虚和重义轻利等行为准则，并身体力行，他的学生和追随者将他奉为圣人，极力地推崇和颂扬，很多和孔子有关的书籍都是他们记载和创作



孔子